

精神家园

岁月深处茗香浓

彭利文

那时，六岁的弟弟跟在母亲和一担茗的后面，从一个很深的山坳，爬上一个很高的山坡，又从高高的山坡上一步一步挪下来，水库那一汪碧蓝的水就一览无余地呈现在眼前了。母亲肩膀一矮，两只堆满茗的畚箕沉沉地落在水库土坝的草径上。肩上的竹扁担，从两只畚箕中间疲惫地垂下来，横搁在路的一边，母亲一屁股就坐了上去。几个跳皮的茗，早耐不住畚箕里的拥挤，借着落地的劲儿，一下挣脱小山似的茗堆的束缚，快速向四面八方的草丛溜去，捉迷藏般躲起来。母亲坐在扁担上喘着粗气，眼睁睁地看着茗们溜走。挖了大半天茗，她太累了。弟弟赶忙追过去，把茗一个个捉回畚箕。

酡红的夕阳映射在水库里，平静的水面泛起金色的波纹，粼粼波光不时抚摸母亲堆满倦意的脸。风儿一阵一阵从水库的拐角吹来，带着丝丝水气和凉意，吹散了秋日的暑热，吹干了母亲汗湿的刘海，却吹不去弟弟心中的疑惑。趁歇肩的空儿，弟弟问母亲，为何家里的自留地总是散落在村庄的边缘，东一块西一块，来来回回多走好多冤枉路。而别人家的，就在自己屋边的前沟后坎上，抬腿就到，播种移苗，挖瓜点豆，方便得紧。母亲笑了笑，并没有回答弟弟，转身看向远处，似乎陷入一种沉思。

弟弟后来才知道，家里几年前才下放到这个偏远、寂静、贫穷的小山村。山村里本就人多地少，近的好的自留地，早就名花有主。母亲只能扛起锄头，走去远处的山脚开荒。那些年，父亲在外面工作很少着家，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母亲一人在顶。她要在生产队出工挣微薄的工分，要腾出手来照管几个念书的细娃，要在自留地多种小麦和红茗弥补口粮的不足，天天忙得屁股有挨过板凳。下放之前，母亲是小镇供销社的营业员，在日头晒不着雨水淋不到的地方上班，未曾做过农活，扯秧薅田刈禾都须从小学起。生产队的活计繁重芜杂，谁都没有多余的力气帮人，谁都不愿与一个生手搭伙出工。弟弟并不知道，母亲那段时间经历了怎样炼狱般的磨难和寂苦，柔弱的身体才得以适应农村生活，才能挑得动这百斤重担。

母亲出门干活，常常会带上弟弟。一来给她做个伴帮把手，二来她是怕弟弟与村庄里的男孩偷偷下塘洗澡。

母亲重又挑起沉沉的一担茗，起步走时有些踉跄。从水库大坝下去是壁陡的土砌台阶，百八十级四五层楼高，比下山的路更加难行，弟弟空着手走也要一步一步蹲才能保持平衡。母亲张开双臂一左一右抓住两只畚箕的提头，用力把它们固定在扁担两端的凹槽里，身子倾斜着挑起满满当当的一担茗。她本来个头不高，这下显得愈发矮小。母亲前脚刚刚踩到下一级土阶，畚箕的底部就触到了大坝的陡坡，一股下坠的力瞬间袭来，整个人仿若上了弦的箭，差点就要射下坝去。母亲赶忙把前脚收回来，身躯微微往后仰，死命稳住肩上的的一担茗。就是这样，仍然有两三个茗没有稳住，像小皮球一样蹦蹦跳跳地冲下了土坝，滚落在坝底的圳坎里，不见了踪影。风轻吹着，圳边衰黄的茅草起伏着，风一下一下梳着草的头。

母亲重新退回水库堤坝上，四下望了望，并无别的去路。她把畚箕里的茗搬下一半来，散放在堤坝上，然后挑起份量减半的担子往坝下走去。母亲的步子显然轻快了许多，但每走一步还是要顿一下，平衡好身体才敢继续往下走。在窄窄的土阶上，母亲既无法换肩，又不能歇肩，只能咬牙坚持，直到挑下坝底才行。弟弟在堤坝上，看到母亲一级一级往下挪移，又一步一步向上攀爬，脸上汗水的不住地往外冒，擦也擦不干。

夕阳的光越来越薄，中午还热气腾腾的大地、村庄已经沉寂下来，水库闸口的流水声突然间变得格外清晰，头顶的天空是一种竹青色，有鸟儿的身影飞过，鸟儿正在归巢。远处的原野和村庄，此刻变成了一幅写意的图画。母亲终于把茗全部挑到坝底，她蹲下去，将先前散放在路边的茗重又垒回畚箕。一担茗重新上肩，似乎比先前重了许多，扁担吱嘎吱嘎叫起来，母亲往前蹿出两步才直起身来。

风儿轻轻吹，弟弟就跟在母亲和一担茗的后面，脚下是崎岖的田埂小路。从水库坝下到家还有三里地，他们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回去。家里有五只母鸡还没归笼，两头仔猪尚未喂食，想必已饿得嗷嗷直叫。一担茗重重地压在母亲的肩上，她不时地把担子从左肩换到右肩，又从右肩换到左肩。越到后面，换肩越频。汗水早已浸湿了母亲的衬衫，她的腰身如弓般弯曲，仿佛从此再也直不起来。

弟弟从母亲的畚箕里拿出几个茗抱在怀里，他想帮母亲减轻一点担子，似乎并未见效，母亲仍是呲牙咧嘴的模样。弟弟并不爱呷茗。早晨鼎红炆茗，午后米饭伴茗，一天两顿饭，顿顿不离茗，他看见茗就胃口泛酸，难以下咽。背着母亲，弟弟常常把茗直接给扔了。有一次被母亲逮着，结结实实讨了一顿饱打。那以后，弟弟再不敢乱扔。跟着母亲担了一回茗，弟弟再舍不得乱扔。

风儿轻轻吹，弟弟紧跟在母亲和一担茗的后面，村庄就在眼前了。天还未全黑下来，还能看清周围的事物，零零散散的土坯屋里的煤油灯已相继点亮。母亲在自家屋脚下的池塘边放下畚箕，歇最后一肩。她本想一鼓作气把一担茗挑回家的，屋门前还有十来级石阶，必须重新积蓄一点力气才行。这个当口，弟弟抱起几个茗飞一般往家里跑，刚跑到屋檐的边边，呼的一声重重摔倒在地，怀里抱得铁紧的茗也险些脱手摔出，撕心裂肺的疼痛从膝盖骨上袭来，弟弟忍不住哭出声来。

母亲扔下扁担，三步奔两步疾跑过来。她扶起弟弟，慢慢地扯开他的裤腿，那里擦破一块不小的皮，又红又肿，就像母亲被扁担磨红的肩膀。母亲用嘴轻轻地吹着伤口，弟弟感觉到了一丝带着水气和凉意的风，疼痛立马减轻了许多。等弟弟止住了哭，母亲心痛地嗅道：“哈宝崽，跑咯快干嘛？”“茗太重了，我想帮姆妈多拿一些。”弟弟嗫嚅地说，稚嫩的声音如琴弦般真切清晰。母亲怔怔地看着六岁的弟弟，天色越来越暗，微光中依然能看清他一泓如碧的眸子。母亲的嘴角抽搐了一下，借着夜色背转身去，眼泪像决堤的洪水奔涌而出。

（彭利文，任职于洞口县人民医院）

母亲自小身体羸弱，十几岁跟着军人父亲远离故乡。父亲希望子嗣众多，母亲依了他生下五个儿女，为带儿女弃了工作，一心一意相夫教子。从小我们在母亲的庇护下，吃得好穿得好，逢年过节，兜里的零食、身上的新衣、脚上的新鞋都是母亲亲手做的。至今，母亲苍白但还年轻的脸庞在厨房氤氲的烟雾里若隐若现，在灯下低垂眉眼做针线的身影仍然那么清晰。

那天窗外暮色弥漫，天空、江面都已隐藏了明亮，变得灰暗，在灰暗将要临近我的时候，我一如既往地赶紧把灯开了，可在尚明将暗的四周，灯光也黯淡没有了穿透力。母亲从凳子上摔下来了。每次见到母亲我总叨叨地念，千万别摔跤，千万别摔跤。我把地板换了，把坐凳换了，给她买了手杖。每次跟她挥手道别，我总叨叨叨，千万别摔跤千万别摔跤。母亲这一跤终于摔了，这天的黄昏就在我按下开关的一刻瞬间黑暗，黑得异常沉重。我在这昏暗的哀伤的黄昏里，急忙往母亲身边赶。

夜已深，车窗外下起了雨，淅淅沥沥，听得揪心，似我强忍住的泪。我又一次地告诫自己，见到母亲要强装高兴，还要开句玩笑，逗母亲开心，让她认为摔跤的后果不很严重。推开门，哥和

人物剪影

母亲

何翠清

大姐在昏黄的灯光下围坐在母亲身边，大姐拉着母亲的手按摩。

我在母亲床边放下跟我一样风尘仆仆的行李，捧着母亲的脸说，老妈你脸色这么好，化了妆吗？母亲朝我一笑，就这一笑把我吓住了，心里立马凉了半截，因为这一笑老妈的脸往一边咧斜，这不是摔跤肯定是中风啊。我马上打120，冒雨把母亲送往医院。我们把母亲推到医生面前，医生说，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，可能永久瘫痪。这句话让我整个人瞬间冰化，脸感觉异常麻木，心被一把揪着拧成干抹布，无比地疼痛。再去看母亲，母亲的脸一下子就瘦削了，缩成了满是褶皱的枣核，眉间的皱纹更深地拧着。她望着我，眼神里有恐惧，有新求，更有着无以言说的苦痛，比我痛得更深切，我不能体会。

白色的墙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大褂，似大雪铺盖寒彻骨的深夜。惨白的灯光映照着惨白的墙壁，不时地有人咳嗽的声音。从窗缝里挤进来的丝丝凉风，成了我

奢求和渴望的。

第二天天没亮透，我就醒了，母亲无力的轻唤把我惊醒，小清，这是哪里。我心又一沉，难道母亲痴呆了吗？我风一样跑去找医生，医生来了，母亲又正常了。给母亲接大小便，有时候弄到手上，我没有恶心的感觉。对我这样一个上公共厕所都要反胃呕吐的人，为什么一下子就接受了平时根本无法接受的事物，我至今感觉惊诧。在医院，我几乎不要睡觉每天清晨就起来，扫地、洗厕所，给母亲喂饭、按摩。整个人像打了鸡血般亢奋，行走在充满异味的病房内，行走在室外的阳光下，我懵懂又恍惚。多想这就是一场恶梦，梦醒了，母亲站起来跟我回家。

在医院我唯一放松的时刻，就是母亲睡了，整个病房安静的时候，临窗望着万家灯火，想象灯光下老老小小围坐一起，欢声笑语的情景。一想到母亲再不可能坐在阖家欢乐的餐桌边，甚至不能为自己挠一下痒，我的泪水就在脸庞纵横。



枝头小鸟

郑国华 摄

樟树垅茶座

幸福在日常生活里

赵学桥

我们夫妇没有女儿，但有三个儿媳。

一个姓谢，在外地居住生活，离我们较远。她隔不多久来个电话问问寒暖，说不能为我们夫妇端茶送水，很抱歉。我们说，只要你们平安，有这份心意，我们就放心了，满足了。

另外两个，一个叫小鲍，一个叫小杨，都在县城工作生活，离我们很近。她们隔三差五来个电话问候，说几句闲话。不时提着大袋小袋的时令水果、新鲜可口的糕点回来看望，坐一坐，说说话，聊聊天，很随意。

我们夫妇俩退休后，好动不好静，常在户外活动。有一天回来，正准备烧水洗澡，突然发现卫生间里新装了热水器，一问才知道是外地回来的二儿子和在县城工作的三儿子装的。他们说我们爱运动，常出汗，安个热水器，洗澡更方便。我问儿媳们知道吗？她们说：知道，不知道也不会反对。后来小鲍说，冬天洗澡可能有点冷。他们又帮我们装了一个浴霸取暖器，这样四季洗澡都舒适了。

又一次，我们一进家门，发现床

上的棉被，无论盖的、垫的，以及闲置的，全都不见了。遭贼了么？不像，哪里有专门偷棉被不动其他东西的贼呢？正迷惑时，儿子来电话了，原来他们夫妇看见我们的棉被用久了，结板了，不保暖，趁我们不在家时全都拿去弹松，加工翻新去了。如果我们在家，肯定不让他们劳心劳力又花钱，他们就先斩后奏了。

几年前，小鲍两口去杭州旅游，看到蚕丝被又轻又软又暖和，花了几千元，特地为我们买了两床。她说，老人家体弱，一到冬天，盖薄了太冷，盖厚了又太重，不舒服。只有蚕丝被正合适。我们要给钱，他俩反而不高兴。

我们住地时常有停电的情况。一停电，吃饭就有麻烦。小杨很细心，得知停电，马上就做好热饭热菜，给我们送过来，根本不用我们先打招呼。我们都有晚上热水泡脚的习惯，天气一凉就有个麻烦，塑料水桶容易失温，热水不一会就变凉了。小杨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不声不响买了一个养生足浴器给我们。它可以保温，又可调温；可消毒泡脚，又

可按摩保健，使用方便又舒适。

不仅仅是这些，我们夫妇御寒的保暖衣、保暖裤、保暖鞋袜等，全是她们买来送的，不是我们缺钱买不起，而是她们抢先买好了。

关怀应该是相互的。他们工作都很忙，也很辛苦，早上来不及吃东西就得赶着去上班。我们已经退休，有空闲，就包了水饺、馄饨，给他们送过去，放在冰箱里冷冻保存，让他们随取随煮随吃……儿媳儿子们很感激，总觉得过意不去。我们说，将来麻烦他们的日子多着呢。他们说，应该的，天经地义的。

得知小鲍两口买房子欠了债，我们提出支援一点，他们谢绝了。我们以儿子的名义存了点钱，并把存款给了他。他不得已收下了。事过一年，我们收到了保险公司一张通知单，说存款到期，本息可以领取了。我们感到奇怪。一查问，原来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归还给我们了，说自己成家立业了，再用父母钱，不忍心不应该。

平时，我们有了什么自认为好吃的东西，便邀请他们回来，大家一起吃，道道家常，无拘无束，其乐融融。

人们常说，女儿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，其实儿媳也是。只要我们相互真心相待，不冷淡漠视，相互体谅，不求全责备，相互宽容，不计较小事，就能和睦相处，和谐生活。

（赵学桥，绥宁县第一中学退休教师）